

通鑑紀事本末

九

讀書宜置淨几之上不可於手中
 翻檢仍須逐極輕拈若以指爪擊
 之冊角皆成痕損容易損破近世
 士大夫往往留意衣服器玩委曲
 愛護至書籍則不然何例置如此
 右忠正德文集讀書訓節錄

樂 虞 抑 畊 書 輯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必
 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
 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
 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
 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風
 雨猫鼠所毀傷實為累德
 愚謂世有久假不歸者何
 異盜既又顏氏之罪人也



曹操篡漢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顥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荅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五年秋八月初置西園校尉以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

通鑑紀事本末

一

五百六十一

曹操

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為驍騎校尉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傑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三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

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輜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袁紹在河內雲中張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必肯遜讓紹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謀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諝曰君自料

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
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
氏馥曰不如也謀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又處
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
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
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
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忤怯因然其計
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
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臯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
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
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等
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
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

馬正

通鑑第九

三

六十九

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
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
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
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反
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諝皆爲謀主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
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
以違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
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
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顛見而異之曰王佐才
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
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
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

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 曹操軍頓丘于毒等

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

事見黃巾之亂

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與戰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 冬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

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荅繇皓之曾孫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鄆城袁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 夏曹操還軍定陶

六月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青徐牧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郟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與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楊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遂略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表紹曹操皆與之善

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閒為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殺已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劔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

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爲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

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

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宇三城以待操
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呂
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
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
乃進攻之 秋八月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
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
人陷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
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
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
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
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
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
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
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
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
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
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
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
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
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
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
止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閏四月呂布將薛蘭

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
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

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執不患本之不可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孰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冬十月以曹操為兖州牧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

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楊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

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偽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臣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九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

冬十

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表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袁紹

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耻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訂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強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操以山陽蒲籠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灑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宥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

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表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驃騎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荊州界攻穰城為

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屯宛宣威將軍
賈詡往歸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清水繡舉衆降襲擊操軍殺操
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表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
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
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
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
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相靈以來政失於寬
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
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
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閒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
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義揖讓以收名譽士之
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

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
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
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
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
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灑此文勝也紹好爲虛
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
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
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曰
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
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
將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
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
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

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表術稱帝於壽春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以書召沛相陳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斥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 初表術畏呂布為己害乃為子求婚布許之夏五月表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楊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表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

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今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鳥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表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劫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疋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鷄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柰何與表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

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所過虜略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表

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表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

通鑑第一元

十三

楊目

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焉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

拔湖陽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初表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涇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今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操前

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
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
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繡素信
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
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
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
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
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曹
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
荀攸曰表繡新破執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
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

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
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為陳禍
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
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
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
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
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
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
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
將軍妻哉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祀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布
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祀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
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
故不遣救兵以縣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

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內太守張揚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執十一月揚將楊醜殺揚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揚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外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疾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不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官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

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誦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爲守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四年春三月眭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大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 表術旣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卹旣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瀛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慙

不知所爲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箕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兪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袁紹旣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舡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灑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去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

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灑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

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執繡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謂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表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表曹勝敗孰在阜曰表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灑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覲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

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表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表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

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疆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爲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亡意乃弗誅而囚之

十二月曹操復屯官渡

操遣劉備

邀表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歸表紹曹操還軍官渡

通鑑卷九

十九

六百五十一

卷九

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忤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

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表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

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

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表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爲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 表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

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埕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

復還堅壁紹爲高槽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執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運穀車數千乘

通鑑第九

二十一

卷九

第九

至官渡荀彧言於操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彧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彧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犄角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彧家犯灋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

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
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
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
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
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
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
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
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
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
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
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
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臯牛馬割唇舌

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
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
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
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
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所爲執耳操
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
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
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
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
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
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冀州城
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

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疆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憤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閒擊劉表荀彧曰紹旣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二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爲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元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

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九月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灑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疆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觀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

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秋八月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羣下多以爲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

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敵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

秋葉矣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
豐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
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
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
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
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
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
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娉譚女以安之
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袁尚復
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汜水蘇由
欲爲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
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

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
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
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五月操毀
土山地道鑿堙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
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
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爲
北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
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
溢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
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
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祈山操復進
圍之尚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
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平曰堅

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兖州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井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

冬十月高

幹以井州降操復以幹為井州刺史

曹操之圍鄴也袁譚

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疆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悅而赦之辟脩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

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表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軟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表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冬十月高幹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曹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弘農張瓌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

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并州悉平

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表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

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上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表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

通鑑卷九

二十九

魏志

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表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閒邢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凜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顛又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顛爲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表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奮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

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頌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三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

夏六月癸巳以曹操為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八月表病卒遂以琮為嗣

九

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

事見劉備據蜀

劉琮將王威

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

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
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
先為尚書鄧羲為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
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
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
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己以
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操為之愴然字謂之曰
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

冬十二

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
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修
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
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史記二十六

通鑑卷九

三十一

劉先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
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

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
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疆
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
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
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
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

與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

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

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

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芒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

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

臣未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

通鑑卷之六

通鑑卷之六

三十二

劉

物以彰殊動者或以為曹公本與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或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或以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今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彊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

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棊弓十棊矢千秬鬯一卣珪璜副焉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冬十一月魏初置

通鑑卷九

三十三 五百三十一

陳宥

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弈何夔為尚書主掾杜襲衛覲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秋八月魏以大理

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

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魏以五官中郎將

丕為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為王后
冬十一月魏王

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

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
外曰是兄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
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
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
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
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
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
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
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
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
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
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

通鑑第九

二十四卷四

陳省

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
風化之衰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
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
絲絲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
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
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
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
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
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
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
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我董卓乘輿
袁紹之徒從而大上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衆民
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

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位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未與用灑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

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二月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秋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眾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冬十月乙

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
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
位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行
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
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
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
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
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
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
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
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
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 秋八月孝

獻皇帝葬于禪陵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一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
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
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
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
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具景領
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
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討董卓
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
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竒之然未肯還其
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

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
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
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
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奸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
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
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為揚州刺史又策攻廬江繇恐為袁孫所并遣將
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臧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 初丹陽人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
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
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
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

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
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
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
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
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
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上民見者
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
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
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
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
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
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

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
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蓋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
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
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
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
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表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
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
者範願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
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
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
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
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

通鑑卷九

三十八

謀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跡
專歸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相公為
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劉繇自丹徒奔豫

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立使笮融助皓攻之融詐殺皓代領
郡事繇進討融馳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張儉子為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表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去名字應之
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亦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
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
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
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
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
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徵
福齊相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

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通鑑卷九

六十三

方通

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詭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為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

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二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表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表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犇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往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

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

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相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紛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

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內外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舡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

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

拜禮為上賓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

輔為廬陵太守會董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鬪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

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矣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

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

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相丈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相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

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嚴刺史者楊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

通鑑第九

四十五

徐明

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

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

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

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寧遂亡犇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

通鑑卷九

四十五 晉書九十四 金鼓

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澶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兵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間大紕繫石為砥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兩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紕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

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因盛木值飛固已捐
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
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
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
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
寧將兵屯於它所 秋八月劉表卒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與國
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
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
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
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
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
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
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

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
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
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
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
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
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
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
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任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
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
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
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
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
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

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瀆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

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直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

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御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

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畧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奮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

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其營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貴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

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
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齋
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
走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
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
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
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
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
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
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
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

通鑑第九

五十一

六十一

陳造

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

俱進取蜀而

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
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計之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
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
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
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
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
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
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
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
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
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
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歲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

通鑑卷九

五十一 五十二

余

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二年秋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中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

其盛執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

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執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

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畯能以

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湛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爲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

通鑑第九

五十二

卷九

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 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

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爲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

事見吳蜀通好

十二月魏王操

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秋

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

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疆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

慙恚發病死

日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疆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

家俘我民人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
上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
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
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一吳
人城武昌 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
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
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侯貞貞
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灑無不行而君敢自尊
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
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
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
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
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
狀對曰納魯肅於八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
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
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
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滯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
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
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
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
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
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
鷄於吳吳羣臣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
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
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
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

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愨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露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亡毗尚書栢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三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

通鑑第九

五十六

五十九

陳季

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以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吳王

以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去欲為子登求昏宗室又去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

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廬戰死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復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柯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相聞之追還羨溪兵未至而仁奄至時相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相喻之曰凡兩軍交鋒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相邪兵濶所以稱容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乎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

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相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執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相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相部曲妻子所在也燕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臯為泰等後援相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相遂斬常彫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

兩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守柰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

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采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叢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力丁未陳思侯曹仁卒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

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具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縣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湏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漕勛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譙

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

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丁巳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

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相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邳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訕訕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

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蹙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

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執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

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旣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

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遠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種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必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

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也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穎之

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

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

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

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

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取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

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
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
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
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
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
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
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西遇劉琦
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

事見孫氏
據江東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

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
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

通鑑第九

六十五

六

宋林

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
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
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
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
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
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
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擧英雄不
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

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灋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

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灋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

馬備將士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

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

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灋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縣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沅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灋正賤與劉璋為陳形執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

馬超從張魯事

見韓馬之叛

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

尚有精兵二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譚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犍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彭萊為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

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拒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

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
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無不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
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
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
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
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
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可役調得其歡
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
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
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
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
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濩
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
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濩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
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
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濩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
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
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濩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濩三章秦民
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容主之
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
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濩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
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
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
之以濩濩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

事見曹氏纂漢

秋七

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互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通鑑卷九

七十一

魏志

二十二年冬十月灋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

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顛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

通鑑卷九

五十二

七十一

吳仲

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操自

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

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

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拔
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
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灋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
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
前部司馬捷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
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
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
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
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
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
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
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二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

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
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
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
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
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
詩為部丞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
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
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
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
萬國而君之立灋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
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
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

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
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
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
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
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
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
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
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
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
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
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葦爾之國必有令主三
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
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
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
之灋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
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
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
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
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
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
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
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
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
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
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

以光武及晉元

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通

事本末卷第九

通鑑

九

九



